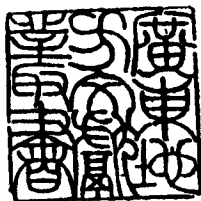


嶺南歷代詞選

朱庸齋 選

陳永正 注





岭南历代词选

朱庸斋选
陈永正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历代词选

朱庸斋选
陈永正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出版技校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75印张 260,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册

书号 10111·1524 定价3.80元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方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它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参考、研究之用。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部数，分期陆续出版，《岭南历代词选》是其中的一部。

《岭南历代词选》选自宋代至近代岭南词八十三家，二百三十八首。由于岭南地域的特殊性，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与中原有较大差异。岭南的词如同岭南的诗，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它的风格是偏于雅健的，在凌云健笔中有一股清雅之气。从南宋的崔与之、李昴英，到明末的屈大均、梁佩兰，以至清代的梁鼎芬、陈洵等皆词人中之佼佼者。诸家的词作，每带有南州远徼的乡土气息，讴歌地方的山山水水，赞颂英雄人物，描写风土人情。从本书中，读者可以欣赏到一幅幅绚丽夺目、情调奇特的画图。

前 言

词，本称曲子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新的文体。它在宋代进入全盛时期。两宋之际，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词人，并形成各个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宋以后，词还继续流传和发展，元、明、清以至近代文学中，词依然有着它不可忽视的成就和地位。历代优秀的词作，都值得我们阅读、欣赏，以获得艺术的享受和借鉴。

岭南地区的文化，是我国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采的一个组成部分；岭南的词，也是随着各代词运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岭南地处僻远，唐五代、北宋时期，文献散佚，词作流传极少。岭南词人见于载籍最早的是五代连州（今广东连县）人黄损，现存的词仅有《望江南》（“平生愿”）一首，又有南汉曲江人何成裕“尤工小词”，但词不存。直至南宋时期，岭南词家才稍著称于世。南宋光宗时的名臣崔与之，向被称为“粤词之祖”，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题剑阁》词云：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

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岭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

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此词笔力老健，感情深挚，表现了词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和守边御敌的决心，风格豪放雄浑，纯属辛弃疾一派。崔与之此词，对后来的岭南词人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南宋后期的岭南词人李昴英、赵必瑤、陈纪等，便是这种词风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词作高华伉爽、沉郁苍凉，自成格调，完全摆脱了南宋后期盛行的姜夔、吴文英的格律词派的影响。如李昴英的《贺新郎·赋菊》一阕，以秋菊设喻，表现了自己高尚的节操：“至老枝头犹健在，笑纷纷、红紫尘沙汨。香耐久，看晚节。”又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

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

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胡床老子，醉挥珠玉落南州。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五羊仙石，飞佩过丹丘。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

此词写珠江口雄阔壮丽的景色，“情致超迈，气韵生动”，表现了词人旷远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近人有谓其“可与柳永西湖之词，东坡赤壁之咏，鼎足而三”者（周笃文：《宋百家词选》）。南宋末年，国势衰落，祸乱频仍，词人的作品中，充满了末世的哀感：“叹英雄虚老，凄其一块。回首百年歌舞地，胥涛点点孤臣血。问长江、此恨几时平？茫无说。”（赵必瑤：《满江红·和李自玉蒲节见寄韵》）“岁晚凄其诸葛恨，乾坤只可渊明酒。忆坡头、老菊晚香寒，空搔首。”（陈纪：《满江红·重九登增江凤

台望崔清献故居》)总的来说,宋代岭南的词家虽然不多,但已有可观的建树,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时风云万变的时代,表现了词人真切的忧乐之情,其雅健的词风更给后世的岭南词人以巨大的影响。

元代岭南词人的作品俱已无传。明王朝推翻了蒙古贵族奴隶主的残酷统治,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日趋繁荣。可是,明代的文学,除了小说、戏曲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外,其余如诗、词等都显得萧条冷落。明代是中国诗歌的衰落时期,词坛更是一片荒芜,当时号称名家的词人如杨慎、王世贞、汤显祖、马洪等,“一味逞才恃博,未免浅露芜杂,于格律亦多不合”、“气骨轻浮,了无新意。”(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以曲入词,满纸纤巧灰媚之语,词格就愈趋卑下了。然而,在明词衰落之时,岭南的一些不以词名世的词人,却能摆脱流俗的影响,承袭着南宋以来岭南雅健的词风,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学者丘濬、陈献章,大臣霍韬等,都有一些刚健清新的佳作。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际,岭南词坛上出现了一颗辉煌的巨星,那就是广东番禺人屈大均。屈大均身世奇特,他早年曾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削发为僧;中年还俗后北走中原、边塞,联络各地有志之士,力图恢复。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词作。屈大均词,当为有明一代殿军,其比兴要眇之旨,实与屈原为近。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上的成就,均超过同时中原江左的词人,可惜他的集子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未得广为流传,王昶《明词综》所录七首(只署屈氏的法名一灵),亦仅为屈词中二、三等作。屈大均生长于明清鼎革之际,目睹当时的社会变乱,故其词多悲慨之音。早年之作,

奇情郁勃，表现了词人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对敌斗争的决心，也流露出对抗清事业屡经挫折、壮志难酬的苦闷。如：

恨沙蓬、偏随人转，更怜雾柳难青。问征鸿南向，
几时暖返龙庭？正有无边烟雪，与鲜飏千里，送度长城。
向并门少待、白首牧羝人，正海上、手携李卿。

秋声，宿定还惊。愁里月，不分明。又哀笳四起，
衣砧断续，终夜伤情。跨羊小儿争射，恁能到、白蘋汀？
尽长天、遍排雁字，逆风飞去，毛羽随处飘零。
书寄未成。

——《紫萸香慢·送雁》

此词“声情激楚，喷薄而出”（叶恭绰《广篋中词》），以归雁自况，有感于身世漂泊，前途艰阻，故其声厉而情哀，明季诸家词中，实无以伦比者。屈氏之词，每用比兴，言近旨远，以寄其拳拳故国之思。如《梦江南》词：“悲落叶，叶落落当春。岁岁叶飞还有叶，年年人去更无人。红带泪痕新。”“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水流迟。”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云：“明屈翁山（屈大均之号）落叶词，余卅年前即喜诵之。”并谓次章“末五字含有无限凄婉，令人不忍寻味，却又不容已于寻味”。屈大均晚年之作，渐趋平淡，而骨子里却含着孤臣孽子绝望的悲凉。如：

绕阑干几曲，记龙驭，此淹留。剩鸂鶒恩晖，芙蓉御气，掩映飞楼。飕飕，冷飞乱叶，似乌号、哀痛惨高秋。多谢宫鸦太苦，土花衔作珠丘。

梧州，更有瀟园愁，西望少松楸。未卜何年月，玉鱼自出，金雁人收。啾啾，岭猿个个，抱冬青、泪

断郁江流。寄语樵苏踣躅，磨刀忍向铜沟。

——《木兰花慢·飞云楼作》

明末清初，广东著名的词家还有陈子升、梁佩兰、陈恭尹、今无、梁无技、易弘等。他们的作品，或雄直痛快，或幽深要眇，均能反映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痛苦，堪称时代的实录。如今无的《满庭芳·出山海关》词，悲劲苍凉，回肠荡气，表现出一位志士在家国倾覆、人民遭难时无限怆痛的情怀。又如易弘的《清平乐·春草》词：“东风已遍园林，故根有恨难禁。一任烧痕灰尽，谁怜未死芳心？”《踏莎行·春恨》词：“目断天涯，魂销故国。思量往事真成错。昨宵一梦入罗浮，醒来不见梅花落。雨湿重帘，香飘绣幕。当时尚怯罗衫薄。风风雨雨几多情，如今风雨思量着。”皆是亡国遗民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岭南的词坛也一片兴旺。据叶恭绰编纂的《全清词钞》所录，有清一代岭南词家就有一百四十余人，远过于宋、明各代。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词坛中，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和陈其年开创的阳羨词派，争镞竞逐，左右一时词风，“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篋中词》二）而岭南的词家却较少受到江左习气的熏染，保持岭南词特有的本色。如东莞词人李继燕，擅长咏物写景，奇情丽采，炫人眼目：

欲访蓬莱何处？天四倚。尽日碧浪沉沉，江上春寒起。孤帆网得珊瑚，尚渍鲛人泪。遥望、的的华星晓相对。

行更远，似隔断、三千水。倒影楼台，却是海中烟市。宝马争驰，不觉归来堕香珥，冷浸水晶盘里。

——《荔枝香近·濠州珠池志名大蓬莱》

雍、乾年间，词坛几被浙派笼罩，肤廓恒订，流弊益深，“降至乾隆中叶，颓靡更甚，一片荒芜。”（《全清词钞序》）岭南词人张锦芳、黎简、黄丹书等，为词峻爽豪迈，一扫当时词坛上庸滥之风。如张锦芳的《满江红·木棉花》、黎简的《海天秋·题画》等词，都是格高调响的佳作。

嘉庆以后，词学“中兴”，张惠言、周济拈出“意内言外”之旨，以“寄托”为宗，创立了常州词派，开拓了词的领域。可是，在嘉、道年间，岭南的词人却开创了另一条道路，大异于江左诸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著名的学者、番禺人陈澧。陈澧泛览群籍，著述甚丰，余事为词，亦卓然为一代大家。谭献《篋中词续》评其词云：“填词明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陈氏为词，不主故常，不傍门户，述事抒情，一以风雅为归，纯粹清高，表现了一位学者的胸襟修养。如他的《水龙吟》登粤秀山看月词：“词仙曾驻峰头，鸾吟缥缈来天际。成连去后，冰弦弹折，百重云水。碧月仍圆，苍山不改，旧时烟翠。只长林坠叶，西风过处，都吹作，秋声起。此夜三人对影，倚高寒、红尘全洗。珠江滚滚，暗潮销尽，十年心事。欲问青天，素娥却似，雾迷三里。剩出山回望，灯明佛屋，有闲僧睡。”感慨深沉，意境幽峭，何须寄托然后言工！又如：

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敲烟，明波蘸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

便欲欸棹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鲈香兼酒美，只爱岚光呼吸。野水投竿，高台啸月，何

代无狂客？晚来新霁，一星云外犹湿。

——《百字令·夏日过七里泷》

此词字字清俊，壮浪幽奇，兼而有之，炼字炼句，极见工力，较诸厉鹗同调之作，似更胜一筹。与陈澧同时的名家还有嘉应（今梅县）人吴兰修。他的词作也清美可诵。如《卜算子》词：“绿剪一窗烟，夜漏知可许？碧月濛濛不到门，竹露听如雨。

独自出篱根，树影拖鞋去。一点萤灯隔水青，蛩作秋僧语。”雅意骚情，如空山流泉，清幽独绝。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各种因素的推动，广东成为全国最早产生近代进步思想的地区，也成为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首先在广东沿海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大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广东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不少广东词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历史事件。如南海人谭莹就在他的《庆清朝·题〈草檄图〉为徐铁孙司马作》一词中，愤怒地谴责朝廷的妥协投降政策：“临安积习，至今犹讳言兵。”“游魂海外，中原偏任纵横。”作者渴望能抗击海上来的侵略者，为国家建功立业：“孰挽射潮铁弩？东南氛祲尚冥冥。军书急，愿挥神笔，便斩蛟鲸。”“频看短剑，学请长缨。”有的词人对故乡遭到敌军铁骑的蹂躏而痛苦叹息：“乍南来燕侣，说故里烽烟。记檐外、一星坠处，海珠忽热，惊损蛟眠。”（桂文耀：《扬州慢·石帚此词为竹西作。辛丑春，闻吾乡兵燹，辄借此调写之》）“乡关似梦，怕乌衣、难认人家。便北户笙歌，南濠箫鼓，都换悲笳。”（汪琬：《扬州慢》）外患急，国势日危，不少忧国的词人，把满腔悲愤之气，泄于词中：“空剩得、满腔热血，头颅如许！”

“大局艰难堪痛哭”，“澄清志，徒画虎。叹危巢完卵，几人撑住？”（崔永安：《满江红·吹台感事》）“凭城社，忧狐鼠，扰关塞，悲豺虎。怅横流沧海，几人安住？辞汉铜仙空有泪，立朝金马终无语。听哀弦、掩抑孰更张，调钟吕？”（陈伯陶：《满江红·和磐石韵》）可是，腐朽的清政府依然是因循苟安，不思变革，坏人当道，政治黑暗，英雄志士，报国无门：“徙薪曲突，更无上客；蹈汤赴火，谁奋前麾？场蔽偏工，趋炎成俗，如沸如羹事可危。枯桐在，但焦来爨下，判绝金徽。”（汪兆铭：《沁园春·小除夕祀灶，时有海警》）

最值得重视的是叶衍兰、梁鼎芬有关甲午战争的两组《菩萨蛮》词。番禺人叶衍兰，与汪琰、沈世良并称“粤东三家”，词名籍甚。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节节败退，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的震动，年过七十的老词人，愤而成《菩萨蛮·甲午感事》词十首，记述当时战事的情况，揭露朝廷的黑暗腐败，抨击一些清军将领的无能。组词亦赋亦比亦兴，轶念国事，意味深长，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琅玕细瑟瑶池宴，素娥青女时相见。浊雾起楼兰，
边风铁骑寒。

扶桑东海树，移种荒崖去。泪眼望斜阳，关山别
恨长。 其一

淮南赴召牙璋起，紫皇宠报金如意。烽火已漫天，
何时着祖鞭？

清人河上乐，卿子谁偕作？大漠阵云昏，凄凉烈
士魂。 其五

卅年竞铸神州铁，水犀翻被蛟龙截。雷火满江红，
伤心骇浪中。

长城吾自坏，添筑蠡螭塞。廷尉望山头，思君双
泪流。 其十

梁鼎芬是清末著名的词人，他擅长写小令，以婉曲之笔，
描述芳馨悱恻的情怀，意在言外，格韵俱佳。他的《菩萨蛮·和
南雪丈甲午感事》词十首，更是感念时事的名篇：

无端横海天风疾，龙愁鼉愤今何及！夜夜看明星，
荒鸡听二更。

凄凉三月雨，念此芳菲主。鸚鵡一声先，人间最
可怜。 其四

璇宫夜半惊传烛，西头势重貂相属。桃宴酒酣时，
春残那得知？

辜芳情绪各，不念花开落。庭院这般荒，有人空
断肠。 其八

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潘博、
麦孟华等都是词人。他们自觉地运用诗词这一艺术形式，为维
新运动服务，为抗御外敌、改革内政服务。他们写了不少充满
政治热情的作品，愤怒地揭露和谴责外国侵略者和反动封建势
力。反映当前民族危机和人民的苦难，积极宣传改革现状、抗
敌御侮的变法思想。如梁启超的《水调歌头》词：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
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
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
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愿替苍生病，稽首礼维摩。

又如潘博的《贺新郎·赠子刚》词写道：“莫道英雄无用武，

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词人劝勉友人，要抓紧时光，为改造国家干一番事业。词中充满着一位改革者的历史使命感：“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还要一提的是近代广东著名词人陈洵。洵字述叔，新会人。少与顺德黄节齐名，并称“陈词黄诗”。朱孝臧尝称新会陈述叔、临桂况夔笙（周颐）为“并世两雄，无与抗手”，并为题其《海绡词》云：“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上将，试要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具见推挹之意。陈洵词早年学吴文英，字面秣密丽，用笔亦腾沓有势。中年以后稍参周邦彦之浑厚和雅，华妙精深。如其《六丑·木棉谢后作》词，借花起兴，哀乐无端，尤善用重笔，以抒发个人的感慨，下字用意，皆法度深稳，极见工力。五十之后，其词净洗铅华，运密入疏，寓浓于淡，真可谓“神骨俱静”。如其名作《南乡子·己巳三月自郡城归乡过区葦吾西园话旧》词：

不用问田园，十载归来故旧欢。一笑从知春有意，
篱边，三两余花向我妍。

哀乐信无端，但觉吾心此处安。谁分去来乡国事，
凄然，曾是承平两少年。

陈洵词艺术成就颇高，可惜其生活面狭窄，故所为词反映社会现实者不多。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词作，其中以廖仲恺的成就为最高。如《如此江山·题白云远眺图》词，表现了词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孙中山先生的敬爱。在《一剪梅·题五层楼》词中，作者怒斥革命叛徒

的罪行，表现了一位革命者临危不惧的志节。

岭南的词跟岭南的诗一样，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正如王士禛《池北偶谈》中论述岭南诗歌时所指出的：“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岭南文人较少机会与中原人士相接，往往少受或不受每个时期流行的文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正如岭南诗以“雄直”的诗风著称于中国诗坛那样，岭南词的风格是偏于雅健的。境界雄伟，气势劲厉，音调高亢，直抒胸臆，得阳刚之美，在凌云健笔中又有一股清雅之气，因而便不会流于叫嚣直率。从南宋的崔与之、李昴英，到明末的屈大均，以至清代诸名家，都有不少豪放高雅之作。历代正统的词论家、选家，或囿于“诗庄词媚”的成见，或基于“怨而不怒”的宗旨，对岭南词多采取轻视的态度。唐五代两宋，岭南词作流传甚少，有词集传世者仅得三数人。降及明代，词家稍多，而王昶《明词综》“以生平所搜辑，得三百八十家”，岭南词家仅得“一灵”（即屈大均）一人。《国朝词综》四十八卷，搜集清词七百余家，岭南词家仅得梁佩兰、何梦瑶二人。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续收清词五百八十余家，岭南词家亦仅有张维屏、吴兰修入选。直至近世，岭南词人始受重视，叶恭綽《广篋中词》、《全清词钞》，张伯驹《清词选》，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均录入相当数量的岭南词人词作，而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所收入近代词家一百〇八人中，广东词家竟多达十八人。这也是与近世改变了对向称“变体”的豪放派词的看法、重视作品思想内容有关的。

由于岭南地域的特殊性，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与中

原有较大的差异。岭南的词作，每带有南州远徼的乡土气息。词人们热诚地讴歌故乡的山山水水，赞美它的英雄人物，描写那“蛮荒绝域”的风俗人情。在我们这本词选中，着重选取了一些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作品，读者们可以欣赏到一幅幅绚丽夺目、情调奇特的画图。

本编共选自宋代至近代岭南词八十三家，二百三十八首。意在保存地方文献，以窥岭南词学之兴替，使读者对岭南词的概况及其精华有所了解。

本编尽可能选取思想健康、艺术性强的作品，也酌量选录一些思想无害而艺术性较高的名作。大多数词人词作皆从其全集专集选出，一时未能找到其全集专集的则从现有选本中采录。选编过程中着重参考了许玉彬、沈世良合编的《粤东词钞》、《粤东词钞续集》，以及杨永衍的《粤东词钞二编》，潘飞声的《粤东词钞三编》，并参考了叶恭绰的《广篋中词》、《全清词钞》等总集。词作原文各本有出入的，则择善而从，异文较多的则酌加说明。

词前有词人小传，简介作家生平，并扼要地说明其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每首词均有题解及注释。题解介绍作品的背景或艺术的特点，但不求面面俱到。对前人的评语和轶闻也间予摘录，以供参考。注释则以考核词义、典故出处和历史事实为主，并概述词句的大意或作简括的分析。比较深曲的词句则作白话译解，加以引号，置于每条注目开头。

本书是一九八一年间广东人民出版社约请朱庸斋先生编选的，并要我为之作注释。朱先生是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词人，著有《分春馆词》、《分春馆词话》等。朱先生在一九八三年三月

去世后，由我完成他未竟的编选工作。岭南词人的专集及选集向无注本，且岭南文献，散佚尤甚，要做好历代粤人词的选注工作，恐怕不是个人微力所能办到的。本书缺点错误定当不少，衷心希望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陈永正

一九八四年夏于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